

闲庭晚茶

元末明初大儒宋濂所撰写的《送东阳马生序》又火了。正值开学季,很多学校将这篇600多年前的赠序作为“开学第一课”的内容;而社交媒体上,“终于读懂了《送东阳马生序》”也登上热榜,少年不解文中意,读懂已是过来人。

洪武十一年(1378),已告老还乡的宋濂,应诏从家乡浦江前往应天府朝见朱元璋。在京城,同乡晚辈、太学生马君则前来拜见。68岁的宋濂赏识其勤学品性,于是写下这篇赠序相送,以自身经历勉励后辈珍惜学习条件、潜心治学。

宋濂坦诚地回顾了自己求学之路的种种艰辛。

一是无书之苦。家贫无从致书,只能借书抄录,寒冬视冰坚硬,手指僵直,亦不敢懈怠,抄毕奔走送还,唯恐逾期失信。二是求师之苦。趋百里外执经叩问,老师门人盈室,辞色严厉,他被斥责时唯能色愈恭、礼愈至,俯身侧耳不敢出一言以复。三是衣食之艰与奔走之劳。负篋曳履行于深

再读《送东阳马生序》

□曾于里

山巨谷,穷冬烈风、大雪数尺,足肤皸裂而不自知,四肢僵劲需热水浇灌许久方缓,寄居旅店日食两顿,无鲜肥滋味。

但宋濂安然地承受这一切,因为“以中有足乐者,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”。

宋濂笔下的这些苦,我们的父辈祖辈也多少经历过。改革开放以前,无数寒门子弟走过的正是类似的道路——借书抄书、徒步求学、粗茶淡饭。那个年代,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,每一本书、每一个求学的机会都弥足珍贵。

今天,年轻一代的处境已全然不同。学子们坐在明亮的大教室里诵习经史子集,“无冻馁之患矣”“无奔走之劳矣”;有老师倾囊相授,“未有问而不告、求而不得者也”;该有的书籍,“皆集于此,不必若余之手录、假诸人而后见也”……

条件变好了,很多人反而不愿读书了。学习的本质,从来都是一种对意志力的考

验,它要求自律、专注与延迟满足;在物质丰富、娱乐触手可及的时代,很多人静不下心来啃一本厚厚的书。更何况,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元的出路——做生意、做直播、搞电竞……似乎条条大路通罗马。

于是,一种错觉悄然蔓延: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,那就不读了。

但读书的意义,从来不在于“唯一”,而在于“更多”,它赋予个体更多的选择权。不读书的代价,往往是选择空间的急剧收窄,一个不读书的人能触及的职业领域极其有限,比如流水线上的重复劳作,或是不需要学历门槛便可随时被替代的岗位。虽然每一种诚实的劳动都值得被尊重,但是对一个年轻人

来说,在尚有选择余地的时候,不要让自己把路走窄了。

读书另一个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于,它至今仍然是实现阶层跃升最有效的路径。宋濂本人就是最好的例证。从“无从致书以观”的贫寒少年,到“承天子之宠光,缀公卿之后,日侍坐备顾问”的朝廷重臣,读书使他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。这样的故事,时至今日依然不断上演。

所幸的是,读书这件事,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。宋濂在文章结尾说:“谓余勉乡人以学者,余之志也。”他的本意虽在勉励同乡后辈,但那份“劝学”的精神,早已超越了具体的对象与时代。无论你是坐在教室里的少年,还是在职场奔波的中年人,读书的权利从不曾被剥夺,一个愿意读书的人,此刻就是起点,往后的路,便有了向四面八方延展的可能性。

每日佳句

遇事少向外事辩,多向内自省,便是一种通透。



自在邻山

□绿 萍

在山中小住,回来已有两天,颇有些留恋。

这是我第一次住得离山这么近。窗外疏影横斜,密密匝匝尽是竹和各类树木。它们沿着山体错落站立着,或斜或直,或俯或仰,姿态各异,全然没有人工栽植的拘谨。层次分明的绿意在窗外闪耀,深深浅浅,都在光里流淌着,柔和又不失大气。浮云悠悠地从山那边飘过来,蓝天下,更有一种无法言传的美感,让人沉醉。

房间里的写字台上,摆着一本沈从文的《边城》。这本学生时代就读过的书,再次翻开时,恍惚间竟然过去三十年了。第一篇《市集》里,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,红红绿绿的男女,如同一卷清明上河图,你来我往,嬉笑怒骂,一派活色生香。窗外的虫子一直在嗡嗡地鸣叫,高低起伏又不失韵律。只要活着,就要发声,生命不息,鸣唱不止——任何生命都有歌唱的权利,哪怕是微渺如一粒虫,也深谙其中的道理。

入夜,窗外黑黢黢的。山影沉沉地压下来,与夜色融成一色。秋虫的声音渐渐微弱下去,取而代之的,是一种鸟的叫声活跃了起来。咕咕咕——咕咕咕——一声接一声,不急不缓。这真是一只不知黑夜与疲倦的鸟啊。那么,它是在寻找林间与它同频晚睡的伙伴,还是在惬意地享受夜晚的自在时光?鸟的心思谁也不知道,但我可以肯定的是,它的内心是欢愉的。一晚上,它都没有停歇。听着它的歌唱,我竟然并不觉得聒噪。对于睡眠环境向来敏感的我,第一次在外乡睡得如此深沉。梦里恍惚也有鸟鸣,和窗外的叫声连成一片,分不清是梦是醒。

山边有一高处,主人打造了一方茶室。竹帘半卷,山风穿堂而过,带着草木的清香。在茶室里,翻书,喝茶,时间因此有了慢下来的理由。手边是一册《随园食单》。袁枚谈饮食之道,说得恳切明白。窗外就是山,书页间也是山野的味道,两相映照,倒觉得古人今人,隔了数百年,对自然的亲近竟从未有过改变。

中午,主人备了素食。各色食蔬摆在玉白色的盘子里,不必费心地讲究搭配,简简单单,却如同艺术品般精致。我静静地埋头品尝,感受着食物的清芬,山野丰富的层次在味蕾里流动着。浅紫色的芋条裹着椰丝,还未入口就有椰子的清香扑鼻而来;切得薄片的松茸菇,蘸着些许芥末酱汁,清淡又不失甜润。窗外,竹林沙沙作响,像是为这一餐添了些许背景的音乐。

炭火砂锅端上来了。火苗明明灭灭地闪烁着,像极了旧时光里奶奶煲汤的场景,不徐不疾,温和有度。等了许久,锅沸了,菌菇的鲜香四溢而起。我小心品尝着汤头,忽然想起弘一法师晚年常说的一句话:“淡有淡的味道,咸有咸的味道。”人们总是不断地捣鼓和制造出各种复合的调料,试图调出自己最喜欢的味道。因此,常常会遇咸嫌淡,遇咸嫌咸,却忽略掉咸淡之外,应当葆有的本心——咸淡皆相宜。遇淡但不生厌恶,遇咸但不生贪恋,顺逆随缘,宠辱不惊。

此时的我,在这个充满茶香和蔬果的清香,以及糅合着黑松露特有的奇异香气的空间里,清静无所为,心静如止水。

而山一直都在。邻山的日子,像一壶慢慢泡开的茶,一点一点泛上心头。

浮世绘



手指的疼痛,大约是被银针扎怕了,终于不敢再来。结束了数月的“针灸生涯”,才重拾毛笔。

这一年来,也没怎么写字,所幸临写白蕉。写得少,但字帖看得多,喜欢白蕉先生那种清逸典雅、那种顺势而发、起伏跌宕的洒脱,满是魏晋风骨。

说起写字,学书数十载,东涂西抹,收获不多,很是惭愧,如鱼饮水,冷暖自知。

我常临写苏轼,主要是追慕东坡先生“游于物之外”的性情,其无所往而不乐,那份恬淡自安、闲雅自适的格局。进而琢磨其字形结构与灵动的线条感:一个书写者的天分,往往体现在对结构的把握;勤奋,则体现在线条。作品的意趣,才是“高级”之所在。王僧虔《笔意赞》中说:“书之妙道,神采为上,形质次之。”张怀瓘进一步说:“深识书者,唯观神采,不见字形。”

身边许多朋友曾经问我,天下第一行书《兰亭序》到底好在哪?王羲之又好在哪?我认为有三好:文章好;作品中的笔触动作完美;再有便是三月三文人雅集这桩盛事本身动人。艺术是人类生活的缩影,中国书法亦不例外。

就作品而言,“理、法、意”

碎碎念



连下了几场雨,天终于收住了。

单位停车场到办公区之间有条几十米长的人行道,铺着水泥砖,雨后像一条湿漉漉的方格灰带子,静静躺在草丛之侧。我停好车走过来,几脚后便觉出异样,脚下有轻微的、令人心悸的碎裂声。低头,是一枚蜗牛壳,已然四分五裂,露出里面空洞的、螺旋状的隔壁,像一座被攻破的城池,所有隐秘都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

再走几步,活的便出现了,三五成群,沿着砖缝慢慢吞吞地横穿。大小不一,最小的只有指甲盖那般,壳色浅褐,近乎透明,能隐约看见里面柔软的身体微微起伏;大些的则背着深栗色的螺旋壳,像一尊移动的古塔,沉稳而执拗。触角一伸一缩,顶端的黑亮眼点,正在试探干燥与湿润的边界。可能是离山麓不远的缘故,居然三步一只,五步一双,这条窄窄的人行道,竟成了它们的赶集场。

只是这集市,分明开错了地方。砖缝间已横着不少残骸,有的被踩得扁平,黏液混着碎壳粘在砖面上,日头一照,泛出惨淡的釉光;有的只剩一枚空壳,完好地扣在那里,像一座无人居住的穹顶,内核不知是被鸟啄了去,还是被蚂蚁抬走了。



市井风

上周六,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启了我的第一堂西点课——制作雪媚娘。

以前,我也上过很多课,服装设计、日语、英语、跑步课之类,却未曾上过一节正儿八经的西点课。刚踏进教室,环顾四周,只见长条桌上摆满模具、厨具,粉筛、裱花袋一字排开,和从前的课堂完全两样,不免感到一阵新奇。我考过不少证书、学过不少技能,却没想过,自己会走进西点课堂。

上西点课的初衷说简单也简单,无非是学好了,它便成为一门能够傍身的技能,进步能够成为生活情趣、拓展副业,退能当谋生饭碗。我已了然:我想要的,是能够抵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武器,是能够掌控自己人生的武器。如此一想,便兴冲冲地报了西点班,机构还有推荐就业、大赛等相关渠道,深得我心。

第一节课开始了,同学们不分年龄,但基本是女学员,老师亦是女性。她把制作雪

我愣在人行道上,有些手足无措。良久,终不忍,于是弯下腰,用脚尖轻轻拨起一只正在横穿的蜗牛。它触角倏地缩了回去,身体微微晃动,似是受了惊。我小心地将它推向草丛,用鞋侧给它一个轻柔、缓缓的力,让它顺着砖面滑进草叶的阴影里。它停了一瞬,又慢慢伸出触角,继续向前爬,只是换了方向,朝着草丛深处去了。我如法炮制,一只、两只、三只……凡是我能看见的、来得及的,都一一送回草丛。旁边路人经过,侧目看我,大约心想:这老家伙弄啥呢?跳踢踏舞吗?

我知道我拯救不了多少。过了人行道便是大马路,车来车往,川流不息,薄壳何堪一碾?就算我在此守上一整天,也拦不住它们奔赴那片钢铁的河流。

当晚回家查了资料,才明白这场“蹉路”背后的悲壮。蜗牛用肺呼吸,大雨滂沱时,土壤缝隙全被水填满,它们若不爬出来,便要在泥里活活溺毙。壳口那层防干黏液被雨水一泡,如同解除了封印,沉睡的身体被唤醒,催促它们外出。

受身边书友启发,我也临写魏碑《张猛龙碑》《李璧墓志》《石门颂》等,终究胆量不足,造诣浅薄,不及旁人。

章草亦是我极为偏爱的书体,它脱胎于简牍隶书。所谓“无章不草”,临习章草,皇象《急就章》是绕不开的范本。

行草方面,我偏爱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、祝允明、傅山、王铎……诸家取法古人,各有所长,各有开拓。古人云业精于勤,我平日临习不足,动笔不多,故而所得有限。但每当对书法的热情有所消退,我便会写写草书,去寻觅一种无序之中的秩序感。慢慢发觉,自己内心更偏爱绿水扬波一般、孩童般天真自然的书写。

况且,古来书家皆重风骨,大抵说的,便是发自本心的书写。有人说,人活于世,写字便是留在世间的痕迹,不必计较写得好坏,每落下一字,便留存下一段生活的印记,那便是真实的自己。

现代人常说,忙而有度,闲而有趣。书案之上总要有所陈设,除却书籍,便是各式毛笔、宣纸镇纸,再置一只别致小花瓶。每当回到这一方天地,远离世事纷扰,内心归于安宁,亦是容易生慧之处。《红楼梦》有言:“世事洞明皆学问,人情练达即文章。”

雨霁,蜗牛赶路

□曾德涵

晴天砖面太烫太干,黏液一触即凝,爬行便成酷刑;唯有雨后,水膜覆满每一道砖缝,它们才能顺滑地远行,去寻一片新的草丛、一口新的食物。

于是忽然懂了,貌似是赴死,可在它们看来,却是活下去唯一的希望。留在草丛里是等死,爬上路是找死,而它们选的是一线微茫的生机,这是一种笨拙的、令人鼻酸的勇气。它们没有时间去权衡利弊,只有亿万年刻在基因里的本能:水来了,往上爬;路湿了,往前走。

天放晴了,连着几日好太阳,路面晒得干干爽爽。再走过那条人行道时,已不见活蜗牛。砖缝间仍留着银白色的黏液痕迹,弯弯曲曲,像用极细的笔蘸着月光,画了一幅潦草的地图。

雨后蜗牛爬出,有些被踩碎,有些被鸟啄,有些被晒干,有些抵达了新的草丛。下一场雨后,又会有新的蜗牛从新的草丛里钻出来,重复同样的旅程。

我先前还在纠结,我那样做是对或错。现在倒觉得,这个

学烘焙

□伍社睿

烫将其在手中不停地翻拉,直至它具备很好的延展性为止。

我按着指点一点点揉进软化的黄油,指尖慢慢感知到冰皮的变化:从起初的黏腻散乱,到渐渐变得光滑柔韧,捏在手里软而有筋骨,能随意拉扯却不会断裂。那瞬间忽然有些走神——这多像我们面对外界的声音,硬碰硬地挣扎只会越陷越深,沉下心来慢慢打磨,反倒能把那些裹挟与非议,揉成自己身上的韧性。

紧接着,熟粉、奶油制作一气呵成,虽有些手忙脚乱,但内心却感到无比踏实。到了最后一步擀面、人模包馅的环节,我却频繁出纰漏。擀出来的皮总擀不圆,有的地方太薄,有的地方太厚,近乎长方形。将其放入圆周的模具中,总放不均匀、放不稳。芒果馅儿和奶油挤在中间,可因为冰皮形状不够圆润,馅料无法包裹紧实,边角露了出来。我灵机一动,抓了一把熟粉往露出来的边角上撒——哈,挡住了!拿起一个纸托,

问题本身便有些可笑了。我不过是个偶然路过的人,用脚尖拨动了几只蜗牛的命运,如此而已。它们不因我的救助而改变族群的宿命,也不因我的放弃而加速灭亡。生与死,在这条几十米的人行道上,从来不是一道选择题,而是一首循环往复的诗——每一场大雨都是起句,每一个晴日都是韵脚,那些碎裂的壳与完整的壳,那些抵达的与未抵达的,都是诗行里不可或缺的字词。

草叶上的水珠已经干了,泥土的气息还在。来年春天,这些壳里的钙质会被草根吸收,长成新的叶脉;这些肉身化作的养分,会催开不知名的野花。蜗牛不在了,蜗牛又无处不在。它们用最缓慢的速度,完成了最彻底的轮回。

而我,一个曾经蹲下来的人,既没有拯救什么,也没有改变什么。我只是恰好路过,恰好弯腰,恰好在那一瞬间,让自己的心跳与一枚小小的壳同频了一回,同时在这首诗里,轻轻押了一个韵。

这就够了。

把它的放进去。看着圆滚滚的雪媚娘呈现在眼前,虽虽不如甜品店的周正,我的心里依然为之雀跃。

环顾四周,教室里认真低头揉面的女性,年纪各异,来意也不尽相同:有人为兴趣,有人为家庭,有人为副业,有人为谋生。可无论初衷是什么,此刻她们手里握着的,都不只是一团冰皮,而是实实在在的技能,是不依附于任何人的底气。

从前总觉得,锅碗瓢盆是困住女性的方寸之地。直到这天站在烘焙教室里才懂,困住人的从来不是厨房,而是旁人定义的“本分”。你可以把它当作家庭经营的日常,也可以把它练成傍身的技能;可以是生活情趣,也可以是抗风险底气。

这颗软乎乎的雪媚娘,看起来毫无棱角,却越嚼越有柔韧的味道。就像很多女性,看起来不声不响,却悄悄把人生的选择权,牢牢攥在了自己手里——因为,这是我亲手揉出来的,独一份的滋味。

植物招聘会

●牵牛花:我的对口专业是广播局,希望不要拒绝我。

●向日葵:我学的是高级文秘,当然想围着一个大人物。

●发财树:我没啥学历,但很多单位都喜欢我,谁叫爹娘会起名叫。

●油菜:学历就不要看了,光听名字就知道俺挺有才的。

●垂柳:俺是个文艺青年,想进诗人协会呢。

●吊兰:都说我吸收甲醛,当然环保局最合适了。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